

# “巴丹”考\*

王银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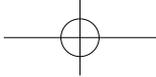
(暨南大学历史系, 广州, 510632)

“巴丹”即巴丹杏, 中型落叶乔木或灌木, 按照现代植物学分类, 巴丹杏果树属蔷薇科 (Rosaceae) 李亚科 (Prunoideae) 桃属 (Amygdalus L.), 今称扁桃 (Amygdalus communis L.)。巴丹杏种仁有苦、甜两种<sup>[1]</sup>。《中国果树志·桃卷》扁桃条: “扁桃又名巴丹杏。……果核为食用的坚果。”<sup>[2]</sup>巴丹杏原产于中亚和西亚地区, 其野生种生长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等中亚、小亚国家炎热、干燥的山坡地带。现新疆天山山区仍有野生扁桃林分布。近几十年我国北方诸省均曾引种, 但坐果的仅限于新疆喀什地区的莎车、英吉沙、疏附、疏勒、叶城、泽普等地<sup>[3]</sup>。巴丹杏由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 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一直居高不下, 今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干旱亚热带与干旱暖温带气候区域内都有大量种植<sup>[4]</sup>。巴丹杏曾由小亚传到欧洲, 在古罗马时代庞贝古城废墟的壁画中常常出现<sup>[5]</sup>。由于在中国古代巴丹杏一直被视为外来物种, 这种植物遂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物证, 但至今相关研究尚属空白。

—

美国著名东方学者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1874 ~ 1934 年) 认为, 巴丹杏是中古波斯语 “vadam” 或新波斯语 “bādām” 的译音<sup>[6]</sup>, 近年中国学者认为其词源为叙利亚语 “palam” “param” “faram” “fram” “sparam”<sup>[7]</sup>。检索中国历代文献, 有 “巴旦” “把丹” “把担” “八檐” “八担杏” “八旦” “八丹” “扁桃” “扁桃” “偏核桃” “匾桃” “婆淡” “巴览” “巴榄” “芭榄” “婆澹” “把聘” “把聃” “把聃果” 等众多名称, 甚或被认为即 “忽鹿麻”, 巴丹杏仁又称 “香杏腻”。今维吾尔语称之为 “巴旦姆 (木)”, 与现代波斯语发音相同, 明显保留了古代西亚语音的尾音 “m”。以上巴丹杏的多种名称多是借用不同的同音汉字表述的, 对于外来词汇的翻译在中国古籍中常常会出现这样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魏平城考古研究——公元五世纪中国都城的演变》(12BKG011) 阶段性成果, 并得到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的情况，如葡萄、茉莉等。至于“偏桃”“偏核桃”则是因果型命名的，而称之为“桃”则与现代植物分类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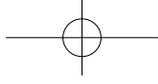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忽鹿麻”，明清文献常误释为巴丹杏，究其原因，可能与李时珍《本草纲目》有关，该书记载，“巴旦杏亦八担杏，又名忽鹿麻”<sup>[8]</sup>。此说也见于《殊域周咨录》《大明一统志》《格致镜原》和《续通志》等。“忽鹿麻”最早见于陈诚《西域番国志》，该书是明永乐年间行在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苑马寺清河监副李暹出使西域时笔录所见西域山川风土著成的一部上呈朝廷的报告，据《西域番国志·哈烈》载：“杏子中有名巴旦者，食其核中之仁，香美可尝。有若大枣而甜者，名忽鹿麻，未见其树。有若银杏而小者，名苾思檀，其树叶与山茶相类。”<sup>[9]</sup>《哈烈》一节是本书记载最为详细的部分，这里明显是并列记载了三种植物，即巴丹杏、忽鹿麻、苾思檀。据张星烺先生考，“忽鹿麻乃波斯文 *Khurma* 之译音，华言枣也。……忽鹿麻，《辍耕录》卷二七金果条作‘苦鲁麻’，《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拂菻传》作‘鹞莽’，‘鹞莽’，波斯枣也。有作千年枣者，又有作万年枣者。”<sup>[10]</sup>千年枣最早见于《魏书·西域传》的波斯条下。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有的巴丹杏是杏而不是桃。据雍正《陕西通志·果属·杏》：“巴旦杏一名八担杏，关西诸处皆有，鲜者尤脆美，花千叶者曰文杏，美肉甘核，又曰巴旦杏。”该书《果属·桃》又载：“有甘核者名巴旦桃，又有扁桃。”<sup>[11]</sup>明胡侍《墅谈》说，“关中有一种桃，正如《杂俎》所说，俗谓之巴旦桃，其仁极甘美，远胜巴旦杏仁，恐即偏桃也”<sup>[12]</sup>。《酉阳杂俎》并没有“巴旦桃”的说法，以上两段引文



图一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出土巴丹杏和枣核





中的“巴旦桃”正是《酉阳杂俎》中的“巴丹杏”，即扁桃，而《陕西通志》“又有扁桃”之“有”当为“名”字之误。看来明清时期北方另有一种杏被叫做巴丹杏。山西祁县现在就有一种杏树当地人称巴丹杏，是当地多种杏树中口感最差的一种水果，杏核表皮光滑，可以肯定是否不是桃<sup>[13]</sup>。

巴丹杏也称扁桃，但岭南或东南亚另有一种扁桃，并非巴丹杏。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果》载广西有“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石栗，圆如弹子，每颗有梗抱附之，类杓柄，肉黄白甘韧，似巴榄子”<sup>[14]</sup>。范成大分别称之为匾桃、巴榄，巴榄即巴丹，这里的匾桃显然不是巴丹杏<sup>[15]</sup>。《广西通志》：“偏桃，田州、土州出，树扶疎直上，枝叶秋冬不凋，每二月另抽嫩枝，细花丛生，色淡黄，结实。五月熟，大如桃，黄色，味甘香。”<sup>[16]</sup>《永乐大典·广州府三·土产》：“偏桃，如桃而偏，色青而味甘。”<sup>[17]</sup>清屈大均《广东新语·木语·山桃》：“有扁桃似桃而扁。一曰偏桃。大者若鸭卵。色青黄。味酸微甜。皆山桃之属。”<sup>[18]</sup>又据清吴绮《岭南风物记·果》，“偏桃果出广州，大如鸭卵，色青黄，味酸甜可食”<sup>[19]</sup>。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冬桃、匾桃》：“有匾桃，似桃而匾，一曰偏桃。大者若鸭卵，色青黄，味酸微甜。”<sup>[20]</sup>以上偏桃是食果肉而非吃果仁，属水果而非干果，不可能是巴丹杏，此类扁桃现在岭南尚有种植，仍称扁桃，也非蟠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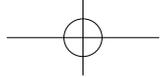
据《大明一统志》，安南、占城、真腊等东南亚国家多不记载土产有巴榄或巴丹杏，唯《三佛齐国传·土产》载其产“褊桃”。但该书《拂菻传·土产》载有“巴榄”<sup>[21]</sup>。可能东南亚的“褊桃”和把榄也不是同一种植物，而是前述现在岭南栽培的“扁桃”。

此外，扁桃在北方也有少量种植，明蒋一葵《长安客话·皇都杂记》：“杏仁皆味苦，有一种甘者，谓之巴旦杏。”此果属下列有桃、李、石榴、杏。巴丹杏列于杏下，而桃下另有扁桃，显然二者也不是同一物<sup>[22]</sup>。

## 二

最早从文化史角度关注中国巴丹杏的是劳费尔，他在《中国伊朗编》中对古代中国和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指出“伊朗是巴丹杏的中心产地，一面传播到欧洲，一面传播到印度、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sup>[23]</sup>。他的部分观点也得到中国当代学者的认同<sup>[24]</sup>。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记录巴丹杏的是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sup>[25]</sup>因此，西域国家常常将巴丹杏作为贡品带到中国。案《新唐书》安西大都护府土贡有“偏桃人（仁）”<sup>[26]</sup>。宋钱易《南部新书》户部式云：“安曲西<sup>[27]</sup>偏桃仁一石。”<sup>[28]</sup>明罗日褰《咸宾录·苏门答刺》载大食国物产有偏桃，宋代曾贡中土<sup>[29]</sup>。

1988年发掘的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现有15枚巴丹杏（图一），果皮干枯，紧贴果核，已轻度炭化。这些巴丹杏与红枣、核桃等果品一起放置在一个铜盘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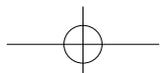
盘内还有木盘和漆耳杯各一件，木盘内放置木勺一件（图二）<sup>[30]</sup>，显然这是一套食品系列的组合，说明巴丹杏在当时的中原也是作为坚果食用的，这是内地考古发现中唯一一例实物遗存。此外，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北朝墓葬 M320 也曾发现一枚，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图三）<sup>[31]</sup>。大同南郊 M107 还出土有萨珊波斯玻璃器、银器、鎏金铜器，这些遗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西域珍品组合的背景材料<sup>[3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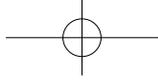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图二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出土巴丹杏、铜盘等遗物原状



图三 吐鲁番阿斯塔那 M320 出土巴丹杏





北朝、唐代文献常记载西域各国物产有“五果”，据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五果指“栗、杏、李、桃、枣”<sup>[33]</sup>，《本草纲目·果部》记，“五果者……李杏桃栗枣是矣”<sup>[34]</sup>，西域土产五果很有可能包括巴丹杏和波斯枣。以上大同南郊 M107 铜盘中不仅有巴丹杏，也有枣。当然现在还难以判断是否就是西域土贡“五果”。

### 三

巴丹杏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用处。

#### 1. 食用

##### (1) 小吃

上引《酉阳杂俎》记载，巴丹杏被西域各国普遍珍爱的原因是其美食的属性。巴丹杏在文献中往往是作为各国各地区土特产中的果品来记载的，如：

《北户录》：偏核桃“波斯人取食之，绝香美”<sup>[35]</sup>。

《瀛涯胜览·阿丹国》：“果子有万年枣、松子、把担干。”<sup>[36]</sup>

《咸宾录·苏门答刺》载偏桃“肉苦难食，惟子味佳”<sup>[37]</sup>。

耶律楚材曾随蒙古大军西征，写下大量诗歌，生动真实地描绘了瑰丽的西域风光，诗中多次提及芭榄。如：

《赠高善长一百韵》：“采杏兼食核，馐瓜悉去酿。……芭榄贱如枣，可爱白沙糖。”<sup>[38]</sup>

《谢飞卿饭再用韵纪西游事》：“河中花木蔽春山，烂赏东风纵宝鞍。留得晚瓜过腊半，藏来秋果到春残。亲尝芭榄宁论价，自酿蒲萄不纳官。常叹不才还有幸，滞留遐域得佳餐。”<sup>[39]</sup>

《赠蒲察元帅》：“蒲萄架底蒲萄酒，把榄花前把榄仁。”<sup>[40]</sup>

《长春真人西游记》也特意对中亚的巴丹杏予以关注：“壬午之春正月，杷榄始华，类小桃，俟秋，采其实食之，味如胡桃。”<sup>[41]</sup>

丘处机和耶律楚材都曾西游中亚，巴丹杏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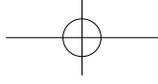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南宋遗老周密《武林旧事·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曾载绍兴二十一年高宗赵构幸清河郡王第供进御筵，奢侈的宴席间就有包括巴榄子等八种小吃<sup>[42]</sup>。

《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梦粱录》记载了南宋临安的市民生活，其食店经营的各种食品中也有巴榄子<sup>[43]</sup>。《梦粱录·分茶酒店》更将巴榄子列为茶酒肆中的“下酒食品”<sup>[44]</sup>。

现在新疆众多地方名果中，巴丹杏仍被视为珍果，是维吾尔民族传统的健身滋补食品，也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居家待客的日常小吃。

##### (2) 调料

元高德基《平江记事》载：“吴人制鲈鱼鲙、鱻子腊，风味甚美，所称金齏玉脍，



非虚语也。隋大业中，以此充贡。延佑以来，守臣修故事备为方物，因之岁不敢缺。鲈鱼肉甚白，杂以香柔花叶，紫花、绿叶、白鱼相间。以回回豆子、一息泥、香杏膩拌之，实珍品也。……回回豆子细如榛子，肉味香美。一息泥如地椒，回回香料也。”<sup>[45]</sup>明杨慎《丹铅余录》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并指出“香杏膩一名八丹杏仁，元人《饮膳正要》多用此料”<sup>[46]</sup>。《饮膳正要》是中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其诸多菜式中有“荷莲兜子”，食材有羊肉、羊尾子、鸡头仁、山药、鸡子、羊肚肺等，调料包括葱、醋、生姜、芫荽叶和巴檐仁<sup>[47]</sup>。

劳费尔根据波利欧纳斯和斯特拉波的研究指出，在米地亚的北部，人们用巴丹杏以充粮食，而且他们用焙好的杏仁做面包，想必也是作为调味料加入的。波斯王每餐必有一定数量的甘甜杏仁<sup>[48]</sup>。

## 2. 药用



图四 八檐仁《饮膳正要》插图

唐《岭表录异》记载，巴丹杏“性热，入药亦与北地桃仁无异”<sup>[49]</sup>。至少到唐代，巴丹杏的药用价值已为中国人认识。

元忽思慧《饮膳正要》有巴丹杏树插图（图四），并注文曰“巴檐仁，味甘无毒，止咳下气，消心腹逆闷”<sup>[50]</sup>。

朝鲜15世纪中编撰的大型医书《医方类聚·解酒门》“中酒方”：“食巴榄，能醒酒。”<sup>[51]</sup>

李时珍《本草纲目》，巴旦杏“气味甘、平、温、无毒。主治止咳下气，消心腹逆闷”<sup>[5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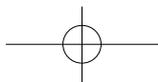
据维吾尔药志记载，巴旦杏有补脑安神、益肾生津之功能，用于失眠健忘、肾气不足、腰膝酸软、阳痿尿频等症<sup>[53]</sup>。现代药理学实验表明，巴旦杏确有抗衰老、抗肿瘤、降血脂、增强免疫力等功效<sup>[5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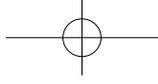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 3. 观赏

宋代诗歌出现了歌咏把榄的作品，其中尤以耶律楚材在中亚期间的诗歌把榄出现的次数最多。如楚材《西域河中十咏》：“寂寞河中府，连薨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把榄看开花。”

《赠蒲察元帅》七首：“闲骑白马思无穷，来访西域绿发翁。元老规模妙天下，锦城风景压河中。花开把榄芙蕖淡，酒泛蒲萄琥珀浓，痛饮且图容易醉，欲凭春梦到卢龙。”

“积年漂泊困边尘，闲过西隅谒故人。忙唤贤姬寻器皿，便呼辽客奏箏箏。蒲萄架底蒲萄酒，把榄花前把榄仁。酒醪花繁正如许，莫教辜负锦城春。”





《西域蒲华城赠蒲察元帅》：“骚人岁杪到君家，土物萧疏一饼茶。相国传呼扶下马，将军忙指买来车。琉璃锺里葡萄酒，琥珀瓶中把榄花。万里遐荒获此乐，不妨终老在天涯。”<sup>[55]</sup>

明梵琦《赠江南故人》：“煮茗羹羊酪，看山驻马挝。地椒真小草，芭榄有奇花。塞月宵沉海，边风昼起沙。登高望吴越，极目是云霞。”<sup>[56]</sup>

花卉植物历来是文人诗作的重要题材，但唐诗尚未发现歌咏巴丹的诗作，自宋代开始以把榄入诗者骤增，这些诗作表现了把榄花朵的清新、淡雅之美，人们不仅在辽阔的田野欣赏之，而且折枝插于琥珀瓶中在室内观赏，突显了诗人对把榄花的喜爱之情。

#### 4. 其他

巴旦杏树还可用以制作胶水和烧制木炭，印度莫卧儿帝国时期甚至用苦杏作为流通货币使用<sup>[57]</sup>。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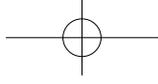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段成式、段公路父子的《酉阳杂俎》和《北户录》，刘恂《岭表录异》是最早记录巴丹杏的唐代文献，《酉阳杂俎》因详细记载了这一植物的习性等信息，劳费尔据此认为书中的“叙述显然是根据实际观察而写的”，进而判断巴丹杏在中国唐代已有栽培，并以唐末时阿拉伯商人的叙述为旁证。后者即《中国印度见闻录》<sup>[58]</sup>，该书是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阿拉伯作家根据阿拉伯商人在东方的见闻写成的，书中确曾把扁桃罗列于中国物产下，但该书的记载来自于他人的见闻，谬误迭出，且书中所记的阿拉伯商人主要活动于中国南方，而巴丹杏树则主要是在北方种植，所以不排除当时他们在南方看到了巴丹杏坚果，而并非巴丹杏果树。为了解唐代人对于巴丹杏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完整地把唐代有关文献罗列如下，以便做出更为客观的判断。

《酉阳杂俎·木篇》：“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sup>[59]</sup>

《北户录》：“占卑国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状，波斯人取食之，绝香美。”<sup>[60]</sup>

《岭表录异》：“偏核桃出毕占国，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遗汉官，以称珍异。其形薄而尖头，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酸似新罗松子。性热，入药亦与北地桃仁无异。”<sup>[61]</sup>

《新唐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土贡：礪砂、绯毡、偏桃人（仁）。”<sup>[62]</sup>以上文献除了明确阐明扁桃出自国外，没有任何语境显示这一植物已在中国得到人工栽培。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北宋末年中国确有巴丹杏树的人工栽培，据朱弁《曲洧旧闻》：“巴榄子……来自西蕃，比年近畿人种之亦生。树似樱桃，枝小而极低。惟前马元忠家开花结实，后移植禁籞，予尝游其圃。”<sup>[63]</sup>按朱弁于建炎元年（1127年）以通问副使身份出使金国，《曲洧旧闻》为朱弁滞留金国期间“追叙北宋遗事”之作，当为朱弁亲眼所见，地点应指汴梁周围的今河南北部一带。从以上叙述来看，在当地这种植物栽培的历史并不久远，且树形矮小，挂果率极低，显然有些水土不服。以汴梁位置而论，两宋之际西夏、辽金强敌环峙，难以从境外获得巴丹树种，想必是由境内其他地区移植中原的，因此说，中国人工种植巴丹杏树必当更早。

《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记载繁华的北宋都城汴梁，市场出售各式食品，其中就有“巴览子”，但未载其产地<sup>[64]</sup>。南宋开始有以巴榄入诗者，如张镃《睡起述兴》：“功用今年百倍加，圃中添就好生涯。大於桤树夜合树，肥似桃花巴榄花。煮酒未尝先闲日，袂衣初制渐裁纱。起来不是贪眠在，斋后僧怜未瀹茶。”<sup>[65]</sup>

前述丘处机和耶律楚材西游中亚，都有诗作歌咏把揽。楚材《西游录》还记有中亚的芭榄城，“芭榄城边皆芭榄园，故以名。其花如杏而微淡，叶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而实”<sup>[66]</sup>。

杨万里七言诗《和张功父〈桤木巴榄花〉韵》：“南湖窠木已交加，种榄栽桤更北涯。生眼错呼为夜合，新莺知不是桃花。绿阴四合藏云屋，翠浪全机织素纱，桂隐主人臞见骨，不餐酥酪却餐茶。”<sup>[67]</sup>

宋元时期多部文献记载南宋临安府城市场有巴榄出售，巴榄已然成为临安人的日常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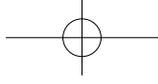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今关西诸土亦有”<sup>[68]</sup>，明顾起元《说略》称巴榄子为“北果之佳者”，已作为国内的果品看待了<sup>[69]</sup>。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巴旦杏一名八丹杏，出回回地，今诸处皆有。”<sup>[70]</sup>

在《中国伊朗编》中劳费尔对汉纳尔（Haner）说中国承德出产巴丹杏的说法表示怀疑，他指出此说的依据是1904年的中国地方公文，而原文是用“大扁分”一词。今天我们已无从查询中文原文，但现在承德确有一种杏，当地人称之为“大扁”，是杏仁的一种，因仁果饱满，又大又扁而得名，但非扁桃。河北目前也不见野生或人工种植的巴丹杏<sup>[71]</sup>。

以上仅仅是从文献的记载所谈。我国古代文献历来对边疆记载较少，新疆是目前我国巴丹杏的主产区，至今尚有野生巴丹杏树生存，并与中亚产巴丹杏的地区毗邻，这里人工栽培巴丹杏的历史理应早于中原。

## 五

在中国，巴丹杏树主要在北方种植，南方因天气湿热不宜生长，明刘崧《槎翁诗



集》有诗《巴丹》亦可证：“自是山桃子，蕃名故尔殊。皮肤怜外腊，香味爱中腴。磊落珠盘石，修圆碧海珠。南归思种汝，土性恐难迂。”<sup>[7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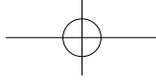
文献记载产巴丹杏的国家和地区主要位于吐鲁番以西至阿拉伯半岛之间，有安西大都护府（唐代敦煌以西至中亚）、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忽鲁谟斯国（在今伊朗东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大食（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高原的阿拉伯帝国）、阿丹国（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亚丁）等中亚、西亚各国，时间涵盖唐代至明代。此外，《宋史》《大明一统志》《殊域周咨录》等文献记载宋代与明代拂菻国（拜占庭）也产把榄。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三佛齐等东南亚国家和华南地区所产扁桃大多不是巴丹杏而是一种水果。唐代以后文献多次提及占卑国出偏核桃<sup>[73]</sup>，从“形如半月状”，或“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可食”等文字描述分析显然就是我们所说的巴丹杏。案占卑国即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的占碑，占卑又作占毕，或误作毕占<sup>[74]</sup>。此地并不具备巴丹杏树的生长环境，且凡提及偏核桃者，又多涉及西域。如最早记载此事的文献《北户录》：“占卑国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状，波斯人取食之，绝香美。……偏桃仁，勃律国尤多。……郎中解忠顺使安西，以萝卜插接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sup>[75]</sup>又唐刘恂《岭表录异》载，“偏核桃出毕占国，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遗汉官，以称珍异。其形薄而尖头，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sup>[76]</sup>。文中的波斯、勃律、安西皆处西域，“胡人”一般指代北方游牧民族或西域人而不用南人，估计占卑国的偏核桃当产自西域。汉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渐次发展，唐宋以后日趋昌盛，占卑国地处马六甲海峡要冲，为南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由海路来华的必经之路，东南亚国家将西亚的土产巴丹杏转运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东汉时缅甸的掸国国王雍由调就曾把大秦的幻人赠给中国<sup>[77]</sup>。

### 注 释

- [ 1 ]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第38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 [ 2 ] 汪祖华，左思及. 中国果树志·桃卷[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 [ 3 ] 田建保. 中国扁桃[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 4 ] 兰彦平，等. 巴旦杏的研究现状及开发利用前景[J]. 林业科学研究，2004（5）.
- [ 5 ] 田建保. 中国扁桃[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
- [ 6 ]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 中国伊朗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 7 ] 刘正琰等. 汉语外来词词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 [ 8 ]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M]第二十九卷.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 [ 9 ] 陈诚等（著），余思黎等（点校）. 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咸宾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 10 ] 张星娘（编著），朱杰勤（校订）.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二[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 11 ] 陕西通志[M]卷四十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八六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 12 ] 墅谈[M]现仅存一卷，上文转引自说略[M]卷二十七，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三二〇册，北

- 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3] 此资料由山西博物院研究员渠川福先生提供,渠乃祁县人氏。
- [14] 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M].中华书局,2002.
- [15] 范成大见识广博,他在桂海虞衡志[M]志岩洞一文中说:“予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文中所记皆其亲见。
- [16] 广西通志[M]卷三十一,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九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7] 永乐大典[M]卷一万一千九百七.台北:世界书局,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 [18] 广东新语[M]卷二十五.台北:广文书局,民国67年.
- [19] 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岭南风物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 [20] 李调元(辑).南越笔记[M]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1] 明一统志[M]卷九十,卷八十九.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六一册,商务印书馆,2005.
- [22] 蒋一葵.长安客话[M]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 [23]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M].商务印书馆,2001.
- [24] 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世纪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 [25] 段成式(著),杜聪(点校).酉阳杂俎[M]卷十八.济南:齐鲁书社,2007.
- [26] 新唐书[M]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7] 文献无此地名,笔者请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宋史专家李裕民教授,李先生认为,“安曲西”当为“安西”,“曲”字乃衍文,此说甚是。
- [28] 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辛[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9] 罗日褰(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M]卷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此苏门答刺位于西亚,非南海。
- [30] a.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107发掘报告[A].北朝研究[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b.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31] a.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西域饮食文化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b.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安尼瓦尔·哈斯木.从考古发现看古代新疆园艺业[J].新疆文物,2005(1).本文插图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尼瓦尔·哈斯木先生提供,谨表谢忱。
- [32] 王银田.萨珊波斯与北魏平城[J].敦煌研究,2005(2).
- [33]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卷二十九.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34]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 [35] 段公路.北户录[M]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九五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6] 马欢.瀛涯胜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7] 罗日褰(著),余思黎(点校).咸宾录[M]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8] 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M]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9] 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M]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0] 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1] 丛书集成初编·长春真人西游记[M](李志常述),中华书局,1985.
- [42] 周密(著),李小龙等(评注).武林旧事[M]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
- [43] 西湖老人繁胜录[M]食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44] 吴自牧.梦粱录[M]卷十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 [45] 平江记事及其他三种[M].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46] 杨慎.丹铅摘录[M]卷四,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二八二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47] 忽思慧(撰),刘玉书(点校).饮膳正要[M]卷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 [48]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49] 刘恂.岭表录异[M]卷中,中华书局,1985.
- [50] 忽思慧(撰),刘玉书(点校).饮膳正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 [51]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点校).医方类聚[M]卷一百六十四.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 [52]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 [53] 刘勇民.维吾尔药志[M].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9.
- [54] 杜潇利,王志凡,吴彦祥.中华扁桃提取液抗肿瘤作用的实验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05(4).
- [55] 耶律楚材(撰),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6] 朱彝尊(辑录).明诗综[M]卷九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
- [57] 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58] [法]索瓦杰(译注),汶江,穆根来(译).中国印度见闻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该书中文本旧译称苏莱曼东游记[M].刘半农,刘小惠父女合译.上海:中华书局,1937.
- [59] 段成式(著),杜聪(点校).酉阳杂俎[M]卷十八.南昌:齐鲁书社,2007.
- [60] 段公路.北户录[M]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九五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61] 刘恂.岭表录异[M]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2] 新唐书[M]卷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3] 朱弁.曲洧旧闻[M]卷四,见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师友笔记·曲洧旧闻·西塘集耆旧续闻[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64] 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M]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5] 张铤.南湖集[M]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 [66] 耶律楚材(撰),李文田(注).西游录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冬”当为“春”之误。
- [67] 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M]卷三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 [68]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M]第二十九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
- [69] 顾起元.说略[M]卷二十七,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三二〇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0] 陈元龙.格致镜原[M]卷七十四.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1年.
- [71] 河北植物志编辑委员会.河北植物志[M]蔷薇科.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 [72] 刘崧.槎翁诗集[M]卷四,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四一〇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3] 见段公路撰北户录[M],刘恂撰岭表录异[M],陶宗仪撰说郛[M],明代方以智的物理小识



- [M] 和清代的渊鉴类函 [M] 内容大致相同，可能都出自北户录 [M] 或岭表录异 [M]。
- [74] 陈佳荣等.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5] 段公路. 北户录 [M] 卷三，文津阁四库全书第一九五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76] 刘恂. 岭表录异 [M] 卷中.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7] 裕尔（撰），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 西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 [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On the *Badam*

Wang Yintian

It is part of the human cultural exchanges to transplant and trade the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In China, the ancient *Amygdalus communis* has been regarded as exotic species, and it has become the evidence of China-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 The *badam*, also known as the *Amygdalus communis*, is originated in West Asia. Its wild species have been distributing among Xinjiang, Central Asia and Asia Minor. Its fruit pits can be processed into edible nuts. Ninety years ago, American scholar Berthold Laufer disserted it in the *Sino-Iranica*. After that, this topic has been deserted. The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contain a lot records about the *Amygdalus communis*, and there has been physical discoveries both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tombs in Xinjiang Turpan and Shanxi Datong.